

谁动了学生的免费字典?

湖北教育厅采购300多万册盗版字典发给学生



自2013年春季开学起,国家将为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新华字典》。今年1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新闻出版部门积极配合教育、财政部门做好免费《新华字典》的政府采购工作,同时,必须严格把关,确保学生拿到品质优良的正版《新华字典》,不得以其他工具书替代。这一重要的文化惠民政策,在各地执行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免费配发的字典疑是盗版

今年4月下旬,记者前往湖北省恩施州下辖的恩施市、宣恩县、鹤峰县的多所农村小学,了解《新华字典》的发放情况。

据恩施市芭蕉民族小学校长介绍,这学期给学生都配发了免费字典,1到6年级每人1本。

记者注意到,孩子们拿到的免费字典,并不是国家财政部、教育部文件中要求的《新华字典》,而是《学生新华字典》,这本字典的出版单位是湖北当地的长江出版传媒集团崇文书局,2013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封面主色调为紫色。

记者察觉到一个明显可疑的地方,这本名叫《学生新华字典》的辞书封面上没有按照有关规定标注作者的姓名。

记者在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查询后发现,这本字典备案在案的著作者是杨合鸣。按照崇文书局总经理黄成勇的说法,这本字典是通过正常的政府采购程序中中标的,那么,为什么不按照有关规定标明作者姓名呢?崇文书局副社长邹华清说:“这个署名是自由的,可以署,也可以不署。”

记者:“那这本《学生新华字典》是谁主编的呢?”

“这本也是以杨合鸣为主,我们找了一批专家。我们就都没有署名。”邹华清说。

这位负责人所说的杨合鸣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辞书专家。记者随后找到了杨合鸣教授,杨教授明确告诉记者,这本《学生新华字典》不是他主编的。

杨教授告诉记者,2001年,崇文书局曾向他约稿,编写了一本《学生规范字典》,此后,这本字典经崇文书局自行包装并更换书名,分别变成了2006年版和2012年版的《学生新华字典》。而这本今年春季开学免费发放给全省农村中小学生的所谓《学生新华字典》虽然在外观上,和崇文书局重新包装的由他主编的2012版字典几乎一模一样,但他仔细查看内容后认定,这本字典藏有猫腻。

崇文书局称这本字典是杨合鸣主编的,而杨合鸣教授不仅明确否认了崇文书局的说法,而且怀疑崇文书局在其中做了手脚,用完全一样的包装混淆视听。

字典差错率高到该销毁

那么,湖北省300多万农村学生手里已经拿到的这本所谓《学生新华字典》的质量究竟如何呢?

中国辞书学会原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原主任,著名辞书专家周明鉴先生查阅了这本字典的复印件后,认为这本字典完全可以用“错误百出”来形容,存在的错误主要包括:注音错误、字形错误、释义错误、例句错误、部首错误、英汉对照错误以及标点符号错误。

根据周教授标注的各种错误,记者在这本《学生新华字典》检字表第24页看到,彝族的“彝”字,是一个错别字;正文第1页,“啊”字的英文“what”被写成了“uhat”;正文第10页“把”字的例证“话把儿”成了

“活把儿”;正文第18页,“暴”字的例证中,“暴露”的“露”字缺失;正文第33页,梧桐,也就是古代棕榈的“桐”字,正确注音应该为第二声,这本字典却标注为第三声……

辞书专家抽取了这本字典的凡例、检字表、附录和正文的约十万字内容,发现编纂和校对质量极差,正文差错率超过万分之十五,总体差错率则高达万分之二十。

周明鉴先生表示,按照国家规定的图书合格标准,差错率是万分之一,超过万分之五就该销毁了。“崇文书局这部字典,差错率是国家合格标准的20倍,甚至还是国家规定的应该销毁的图书这条界限的4倍。”



学生的免费字典上没有作者名

字典价格也有问题

记者发现,这本字典的采购价格也存在不少疑问。

2012年10月,国家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下文并下拨中央补助资金,为全国1.2亿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中小學生免费配备《新华字典》,中央专项资金按各地教育部门上报的学生人数乘以每本14元的单价进行划拨。据了解,最新版《新华字典》的市场零售价为每本19.9元,在青海、天津、上海、宁夏等地,新华书店的采购价均为5.8折,约合每本11.5元,加

上合理成本之后,当地教育部门再以每本不高于14块的价格进行政府采购。而崇文书局为湖北省农村学生提供的这本问题《学生新华字典》和该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的《学生新华字典》,外观上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标价均为19.5元。在武汉华中图书交易中心的一家书店内,记者购买了崇文书局2012版双色本《学生新华字典》,这本印刷质量更好、成本更高的字典,市场零售价4.5折,每本仅合8块多钱。

免费发放数据存在疑问

那么,湖北省教育厅为什么要采购这样一本问题字典呢?记者在当地采访中了解到,在字典采购链条的背后,有几个重要的信息耐人寻味。

第一个重要信息是,国家财政部、教育部下拨中央补助资金是在去年10月,而这本问题字典的首次出版时间,恰恰是在中央政策出台后不久的今年1月份。

第二个重要信息是,崇文书局总经理黄成勇的身份问题。据记者了解,黄成勇是几个月前才刚刚调任崇文书局总经理的,此前,他担任湖北省新华书店的副总经

理一职,负责的恰恰是全省教材的采购工作。崇文书局的这本问题字典能顺利入选,与黄成勇的身份有无关联也是一个问号。

第三个重要信息是,中央有关部门下拨给湖北省教育厅的补助资金为6608万元,以每本字典14元的标准计算,符合条件的学生人数应为470多万人,而据湖北省新华书店主管教材发行工作的副总经理彭瑛介绍,该省实际应免费发放的字典数量为380万册,并不是470多万册。这就意味着,湖北省免费发放字典的数据存在水分和疑问。 据央视

声音

@阶段性浪漫:雁过拔毛,什么钱也不放过啊!

@啊啊啊刺到眼睛了:识文断字是小学教育的重中之重了,语文教育如此重要,在这个地方搞猫腻,实在是太昧良心了。

湖南药监领域爆特大腐败“窝案”

11个部门官员权钱交易如“家常便饭”

“在同一领域,一次性查处职务犯罪20件26人,案涉1个厅级干部,4个处级干部,涉及相关职能部门11个,覆盖药品生产流通各个环节,这在全国医药监管领域也属罕见。”

这是在近日湖南省检察机关通报一起涉及药监领域特大腐败“窝案”时,湖南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饶力明发出的感慨。

“问题官员”覆盖各环节

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先后接受12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请托,在药品监督管理和参与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当中为请托人谋利,非法收受贿赂50笔共计82万元。

而涉案的另外4名主要官员阳军、肖谷成、唐凌、梁建宁案发前分别位居湖南省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处长、湖南省物价局药品价格处处长、湖南省卫生厅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湖南省药检所副所长

等关键职位,其受贿金额分别为6万元、17.9万元、9万元和71万余元。

上述“问题官员”几乎覆盖了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各个环节。

管理制度缺失

诸多管理制度上的疏漏让腐败者几乎可以“随心所欲”。

据刘桂生供述,在对查处药企的案件处罚决定酝酿和执行中,作为分管领导,自己有“准末位发言”权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权力集中和监管考评缺失,使得他“在分管范围内,习惯于擅自做主,个人

说了算”。

据检察官介绍,湖南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存在的诸多制度空白,使得药品集中采购等程序少有监督,难有公正。

制度没有制约力

事实上,记者调查发现,涉案的相关部门并非没有相关防范腐败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多是“挂在墙上、讲在嘴上”,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力。表面上严格的制度背后,为官员留下很多腐败的“后门”。 据新华社

北大学子获得总书记回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日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肯定他们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理想和追求,勉励当代青年珍惜韶华、奋发有为,勇做走在时代前面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

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如何获得总书记的回信?这次收到回信的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2012年6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北大调研高校党建工作,并与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亲切交谈,并勉励他们学好专业。今年“五四”前夕,北大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毕业班三个专业的同学聚在一起,畅谈中国梦,共话燕园情。在团支书和班长的倡议下,同学们纷纷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最后统一汇成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

“总书记真的给我们回信了!”作为给总书记写信的主要参与者,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书记龙妍难掩惊喜。龙妍手捧总书记的回信,激动地向同学们传阅。

据《北京青年报》

海军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入列

5月3日,海军新型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入列命名授旗仪式在三亚某军港举行,标志着该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岳阳”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型导弹护卫舰,舷号575,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是我国海军新一代主力作战舰艇。

据《解放军报》

武汉长江大桥入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5月3日晚,由国务院印发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在国家文物局官网公布,武汉市16处文物入选。56岁的武汉长江大桥,也由此成为该市目前最年轻的国保文物。

历史学家皮明麻、古建专家张良皋均认为,武汉长江大桥的价值表现在5个方面:见证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历史价值,凝聚无数国人征服长江天堑梦想的精神价值,贯通祖国大江南北的实用价值,体现当时中外桥梁建设最高成就的科学价值及融合东西方建桥文化精髓的艺术价值。 据《长江日报》

北京现行人等候线闯红灯见线而止

5月4日上午,北京海淀区万柳中路南口的十字路口上,四条崭新的交通标志线出现在了不同方向的人行道上,每当行人遇到红灯时,他们都停在了这条白线内。这就是北京第一批行人等候线。

“行人等候线”的创意来自海淀交通支队。据工作人员介绍,设立了“行人等候线”以后,行人等候线与这些围栏形成了一个“行人等候区域”,加强了防止闯红灯的效果。 据《北京青年报》